

“辛追”、“傅”、“莫书”、“瞽”、“未治”等皆应为后官女官名。

西汉帝妻称“后”，太子妻称“妃”，除此之外的“昭仪”、“婕妤”等女官皆为“妾”，因此称“妾”者应为王侯或列侯的后宫女官。“婕妤妾媼”印为出土女性官印中地位最高者，婕妤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昭仪，《汉书·外戚传》：“婕妤视上卿，比列侯”，此外，《汉书·外戚传》中记载的“婕妤”有尹婕妤、赵婕妤、钩弋婕妤、安婕妤、许婕妤、华婕妤、张婕妤、卫婕妤、王婕妤等，有的还被立为皇后。因此，“婕妤妾媼”印显然是帝宫女官官印。

西汉列为“后宫十四等”的女官名，可能有不同的含义：昭仪、婕妤、嫔娥、容华、美人等应为形容貌美；而充依、长使、少使、顺常、无涓、共和、娱乐、保林、良使、夜者等，皆应与其在后宫的司职有关。

同样，“妾莫书”印的“莫书”应为官名而非人名。与之可作对应比较的后宫女官官名有充依、顺常、长御、中宫史、学事史、良使、夜者以及“六尚”中的尚书等。“莫书”即“暮书”，即司广陵王夜读的后宫。

仪征张集一带为江都王陵墓区，团山西汉墓应为江都王陵的陪葬墓，其墓主为“舒宴”，当为女官之谓。与之可作对应比较的女官官名有无涓、娱乐、保林、良使、长御、待诏掖庭等。从字面上分析，“舒宴”应为掌管江都王宫廷宴筵的女官，与“六尚”中的“尚食”同，即“六尚”之属。随葬器物中表

明其身份的仅有谷纹玉璜1对，墓中出土的漆耳杯上刻有“王”、“中厨”和“外厨”，亦可作旁证。

因此，扬州出土的“妾莫书”印应为广陵王后官女官印；而“舒宴”印则应为非后宫的“六尚”之属印。

五 西汉时期的女官制度

西汉时期实行分封诸侯王，除九江王、长沙王等少数异姓王之外，皆为刘姓宗亲。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为江都王刘非陵的陪葬墓，而据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记载：“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，事易王。”可见诸侯王朝廷也同有诸侯国的职官。

西汉诸侯王的后宫是否亦存在女官制度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文献均不见记载。由于扬州出土了两方西汉女官印，可以认为在西汉时期，诸侯国亦同样存在女官制度。“莫书”和“舒宴”俱为女官官名。

诸侯国的女官官名不见于史籍记载，而且与皇帝后宫的女官官名存在一定的区别。扬州出土的“舒宴”和“妾莫书”印，反映了西汉时期诸侯国女官制度和女官用印制度的存在，同时也反映了诸侯国的女官与帝宫女官官名有着不同的称谓。

[1]扬州市博物馆：《扬州西汉“妾莫书”木椁墓》，《文物》1980年第12期。

[2]南京博物院、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：《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92年第4期。

· 书讯 ·

《传统和现代》

——意大利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

在我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，特别是游走在法规保护边缘的许多建筑遗产，要么秋毫无犯的“保”，要么夷为平地的“拆”，这中间能否有个过渡地带？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在这方面取得了宝贵经验，它们在绝对保护和完全拆除之间，有了一个保护、改造、更新、利用的过程。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传统建筑的继承和延续，也充分展示了现代城市个性的保护与发展。本书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建筑系 ShiraBrand 等人编著，南京博物院翻译，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。全书分为再现城市公共空间、废弃的建筑修复、融入现有的环境、历史环境的照明等部分，中意文字介绍。开本 889×1194mm；定价 102 元。

《东南文化》编辑部

